

歷史空間

湘學導師故居

「南村草堂」風流盡

譚錦屏

鄧顯鶴，字湘皋，清代著名學者，文獻大家。在世時與曾國藩、左宗棠等名人多有交集，但作為一位純粹的文人學者，鄧顯鶴於今日聲名不顯，早就淹沒在近代以降，湘中地區英傑輩出的璀璨星河之中，成為發黃的故紙堆裡，偶爾劃過讀者眼際的一顆流星。人們總是傾慕權勢多於景仰文化。

後輩大家梁啟超卻對他推崇備至，稱其為「湘學復興之導師」。梁啟超說，「地方的學風之養成，實學界之堅實之基礎也……。鄧湘皋之極力提倡沅湘學派，其直接影響於其鄉後輩者何若？間接影響於全國者何若？斯豈非明效之大驗耶。詩文之征，言舊之錄，則亦其一工具而已。」

隱身山林，交遊天下；等身著述，薪火相傳。一代大儒風範，後人悠然神往。

近日我到梅山故國之地——新化縣探訪，和新化梅山文化研究會主任謝倫芳聊天，謝主任無意間告訴我，鄧顯鶴是新化人，而且他的故居離縣城不遠，僅十來公里路程，就在曹家鎮梓木沖南村草堂。南村草堂——鄧顯鶴故居的名號，也是他進行著述編撰工作的場所。

第二天，忙完所有既定的工作，已是下午五點左右，我決意去一趟「南村草堂」，便請當地朋友帶路，趕往梓木沖，但沒想到這趟僅僅十來公里的尋訪，卻並不順利。

首先，新化當地人對這位前輩先賢已經非常陌生，連我當地文宣系統的朋友，說起鄧顯鶴也是一臉茫然，他打了很多個電話，總算問清了「南村草堂」的大概位置。

驅車幾公里，過了曹家鎮便拐入村道，雖然都是水泥路，但路況並不佳，一路上坑坑窪窪，顛簸得很。加上路線不熟，我們幾次誤入岔道，只得一路上不斷停車問路，耽誤了不少時間。

問詢過程中，我發現即便在緊鄰南村草堂的地方，說起鄧顯鶴幾乎無人知曉，但問南村草堂，知道的人還不少。可見，南村草堂是作為一個地名為本地人熟知，而一代大儒的名號，在後人的記憶裡早已風流雲散。

據史料記載，鄧顯鶴在當年可謂名滿天下，與其交往的人，既有曾左林胡這樣滿清朝廷的股肱之臣，也有魏源、王闓運之類名傳後世的文章大家，想來定是新化當地的名人和驕傲，但自他故去後僅一個半世紀，鄉梓竟已不知有其人，這是否算得文化的悲哀？

梓木沖一帶，丘陵山地環繞著農田，農作以水稻為主。汽車沿著一車寬的村道前進，兩旁的晚稻已經成熟，田野金黃。這幾天連下了幾場雨，雨水帶走暑氣，秋意漸濃。此時更是陰雲四合，暮色沉沉，眼見天就快黑了。我正暗暗著急時，車輛停下，朋友告訴我，南村草堂到了！

眼前的南村草堂，只見有草，不見有堂。從幾級年代久遠的青石台階往上，走幾步就進入南村草堂的範圍，迎面是一架黝黑屋架，傾倒在近乎人高的蓬蒿野草之間，在漫天壓下的蒼茫夜色中，形成一種厚重的儀式感。

南村草堂原有正屋兩棟，都是以往南方常見的制式，木架、木壁、木頂，加蓋深色小瓦，但後牆一般是泥磚砌成。現在前棟已經坍塌，主體部分已經清理，只剩下斷垣殘壁，在蒿草之中頑強露出歲月的形跡。

另一棟主屋，現在仍然保存。鄰人介紹，鼎革之後，鄧家後人被劃作地主，南村草堂也由村裡的窮人分居，現在還在後棟居住的，就是其中的一家。

僅存的老屋儘管還頑強屹立，但陰陰磨洗留下的衰敗、腐朽，讓人難以落腳。走進搖搖欲墜的老屋，本來瓦數不高的電燈泡，被厚厚的塵垢覆蓋，燈光微弱。屋內各種雜物堆積，中間的堂屋甚至連門、壁都沒有。一個婦女就著一點微光，正在炒菜做飯，而她的孩子，在屋內屋外玩耍，我仔細一數，竟然有4個。

仔細端詳這棟房屋，木樑、木柱，木柱下面還有青石墩為基，起到防潮防腐的作用，堂屋前青石做的台階，都非常講究。遙想當年，湘皋先生率弟子們在此編撰巨著，整理文明，來往的都是鴻儒鉅子，南村草堂之名享譽天下學界。「南陽諸葛廬，西蜀子雲亭」，這區區幾棟不起眼的木屋，當年也該當發散著文化的光芒吧？

湘皋先生因為屢試不第，後致力於編纂典籍，計有《資江舊集》六十四卷、《沅湘舊集》二百卷、《楚賢增補考異》四十五卷、《寶慶府志》一百五十七卷、《武岡州志》三十四卷等等，其中最偉大的工程，是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起，他率學生首次大規模整理、編撰並刊刻了王夫之的遺著《船山遺書》一百八十卷，並廣泛推廣其學術思想。自此，湮沒於世百餘年的王夫之著作得以比較完整的面貌出現於世人面前。

正是湘皋先生的努力，船山學說得到流傳與光大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湖南士人，成為近代湘學勃興的關鍵所在，王夫之也因此被公認為明末清初與顧炎武、黃宗義並列的大家。

站在南村草堂前，想著湖湘文化的火種出自於此，而呈現眼前的卻是滿園蒿草、斷垣頹瓦，我心中滿溢而出的盡是歷史的蒼涼。



南村草堂僅存的一棟正屋也搖搖欲墜。譚錦屏攝

我們想多了解一些關於鄧顯鶴、南村草堂的情況，但路人都語焉不詳，有人提出，你們找找老村長，他知道多些。

老村長的家就在草堂不遠，幾十米距離。老村長也姓鄧，據他介紹，前些年村裡準備申請「南村草堂」為文物保護單位，但文物部門提出，村裡要保證兩棟老屋不塌才能夠掛牌。當時村裡幾位幹部準備自己湊些錢，將老屋修繕保護一下，但遇上換屆，事情就拖下來了。過了幾年，前棟老屋終於塌了，申請文物保護的事再也無人過問。

老村長還告訴我們，前面一里路左右，以前有一個「還道金閣」，據說是為表彰鄧顯鶴某位祖先拾金不昧、撿得巨金歸還失主而建，曾經有宏大的規模，但後來毀掉了，但還尋得到部分遺跡。前後山上，也還有幾塊鄧顯鶴的石刻保存，而他的墓，就在鄧氏祖墳裡。

此時天已漆黑，前去探訪已無可能，我們只得放棄。以南村草堂目前的狀況來看，湘皋先生的墓想來也是芳草淒淒，滿目荒涼，去了也只是徒增感喟而已。

湘皋先生卒於1851年，正是這一年，一場起於廣西金田的風暴席捲整個南中國。為了抗擊長毛之亂，曾國藩在包括新化在內的湘中地區大量招募「湘勇」，在曾左帶動之下，大批湖湘文人投身軍旅，他們中的骨幹力量迅速走入中國政治的核心舞台。自此而後，湘學鼎盛，英才輩出，湘人成為左右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重要力量。而這一切的精神內核，均離不開湘皋先生整理並大力傳播的王夫之學說，其「經世致用」思想，至今仍被湖南人奉為圭臬。

湘皋先生逝世後，由曾國藩撰墓表，左宗棠為之書寫篆丹。曾國藩在墓表中云：「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，薄技微長，一一撿拾而光大之，將非長逝者之所托命耶？何其厚也！」左宗棠還贈輓聯：「著作甚勤，四海才名今北斗；風流頓盡，百年文獻老南村」。

曾左並稱，無論道德文還是權勢地位，都是湘人乃至漢人中的巨擘，由此可見鄧顯鶴在當時文壇的地位與影響力。

但一個半世紀之後，雖自上湖南省府，下至普通群眾，各級部門，言必稱湖湘文化，經世致用，但南園草長，世人不知有湘皋，難道真是北斗晦暗，風流頓盡了嗎？

豆棚閒話

任美康

鄉思碎語

我祖籍蜀地渠縣，兩歲離鄉背井，遷居達州。粗略算算，回過三十餘次。最近十年清明，堅持返鄉祭祀。故人逐年增添，就連平輩兄姐，亦有數位，性急先去。至今年四月，需叩拜的墳頭，已達二十二座。回想六十多年，輾轉渠縣北部鄉下，縣城於我，成為遙不可及的念想。

雖對縣城生疏，卻有四十餘載的綿延，縣公安局始終放我心上。1967年1月，從北京「串聯」歸來，受五爹託付，回老家送毛主席像章。凡直系親屬，不分老幼，四十多口，每人一枚。到家轉天，碰上大隊書記被扣上高帽，押遊院落、田疇，在大隊小學批鬥。有位堂兄頌賦口號：「打倒×××，保衛×××」。堂兄文盲，但激情似火，振臂一呼，竟將打倒與保衛的人物，完全顛倒。頓時場面失控，對立面蜂擁而上。推搡中，一位長輩帽子掉地。有人眼尖，發現帽內所墊報紙，是一張整版偉人畫像。眨眼之間，揪出我家兩個反革命，當即五花大綁，押送九十華里外的縣城。慌亂中，親屬們挑出十餘青年，含憤尾隨而去。次日中午，兩班人馬返回。我方完勝，人人吐氣揚眉；對方大輸，個個垂頭喪氣。原來，公安局聽罷兩邊申述，當即裁決：一，關於口號問題，你們說他喊錯，他們說他沒錯，均無證據，等於沒錯；二，關於報紙問題，紅太陽印在報上，報紙裝進帽子，帽子戴在頭上，恰是最大崇拜，革命舵手至高無上嘛；三，關於立場問題，出了兩位紅軍（我三爹和五爹）的革命家庭，熱愛領袖只嫌不夠，豈有反對之理？

斯時社會無序，動輒得咎，渠縣公安局疑罪從無，剛毅就簡，快刀斬亂麻，實為高妙之舉。如缺乏明斷，群眾認定的「壞人」，送來就收，勢必人滿為患，關人的房子，不擠破才怪。

因長期人稠糧稀，老家方圓諸鄉鎮，待客除外，凡家常便飯，常過量摻水，以應對缺米之炊。久而久之，衍化為難以更易的習俗。便有外地「飽漢」幸災樂禍，用「稀飯縣」來別名渠縣。說是飛機翱翔中，忽聞一片「呼嚕」，空姐安撫乘客，無需緊張，此刻飛越渠縣地盤，該縣人民正喝稀飯。故鄉民眾任人取笑，毫無自卑，反有自得。倒是我小肚雞腸，時時心有惑感。改革、開放不久，遠在北國謀生的我，獲知老家分田分地，百姓生活改觀。遂心潮起伏，搖筆抒情，寫下《稀飯縣的變遷》，發表於1980年（或1981年）《人民日報》。

近讀渠縣作家賀亨雍鄉土小說，「稀飯縣」一語，撞擊五臟六腑，萌發聯翩浮想。我母親一生，酷愛稀飯，並精於熬製，掌握十數種做法。老人家如連吃幾頓乾飯，定會端碗嘆息。母親八十六歲離世當天，還上街買菜，午餐、晚餐的主食，皆為稀飯。細想起來，等於是稀飯送終，功德圓滿。且看周圍，不少中年以上的熟人，如今喝粥度日，已呈常態。遠望大江南北，眾多前衛男女，莫不以食粥為時尚。更有國醫聖手，鼓吹粥食入嘴，賽過靈丹妙藥。歷經悠悠歲月，家鄉人講究口舌舒坦，注重腸胃通泰，絕非細枝末節，而是飲食養生。博大精深的渠縣稀飯，譽為「華夏第一粥」，理應資格滿滿，受之無愧。

來鴻 木木

時局四題

題記：今日香港，正處於時空漩渦之中。今日之事，當不限於今日，而是歷史舊賬與未來命運的集結；香港問題，本就不只是香港的問題，它更多地體現了兩地關係的變遷和國家之間的博弈。不過，任憑風雲變幻，太陽照樣升起。

香江亂局

百年風雨起山阿，
半路巫師唱大歌。
自恃借來西土咒，
渾然不理棒頭喝。
螳螂着意身前物，
黃雀欲掀劫後波。
盡問爐峰千萬客，
何當壯士挽天河？

八月三十一日紀事

京師出重拳，
邊島起烽煙。
借問西鄰事，
終須保世安。

註：8月31日將作為「一國兩制」實踐的重要日子載入史冊。這一天，全國人大就香港特首普選問題強勢作出決定，崔世安高票連任澳門特首。

赴京出席國慶宴會有感

紅牆綠柳艷陽天，
滿面春風笑語喧。
安得九州同此景，
太平山下息烽煙。

逐浪香江

沙場未必赴關山，
酒綠燈紅已成邊。
逐浪香江情不老，
長風再起掛雲帆。

魔音入耳

畫中有話

書記的二胡

圖／文：張小板

近日，四川某縣縣委書記在該縣「春晚」上展現了二胡「才藝」，與四川交響樂團一起演奏的「江山」視頻走紅網絡。但是該書記不是以技巧嫻熟，曲調優美而走紅，而是以跑調遭到網友吐槽，被諷魔音入耳。

手寫板 星池

標點

夜色朦朧，徐徐走過平坦大道，然後步上梯級，再不斷拐彎路，來到分岔口，要選擇路徑。沿途腦海並沒浮現多少文字，編織成章，卻跳出數個標點符號，伴我前行。

問號，對萬物抱有好奇心，每事皆會產生興趣，遇上疑難，勇於發問，確是不錯。可是，倘若每分每秒處於疑問狀態，實太疲憊，何需常常欠缺自信，質疑一切。人生在世，但求無愧於心便可，該要活得更有信心。有時候，在反問句之中流露出肯定的態度，也是精彩。

感嘆號，時時在句末呈現感嘆的模樣，表達各種強烈的語氣，久了該會極倦。狂喜、煩躁、哀傷、憂愁、憤慨、沮喪或焦急，情緒起伏如像坐過山車，這般累人，必會影響身心，何不試試抱持平常心，僅讓心湖泛起淡淡的漣漪，欣賞四周的風光明媚。

逗號，無力為句子寫下美滿的結尾，只能在句與句之間作停頓之用。大概，縱然是細小的齒輪，也可幫忙推動整座機器運作，不能缺少，其實貢獻良多。假如閱讀時，失去停頓位置，朗讀時，沒有透氣地方，一定帶來諸多不便。於文章經常現身，運用天賦，別的標點或會羨慕。

句號，為句子畫上完美的終結，責任極大，但是誰又願意不停結束一切，朗讀時，特稱、特清香。也就在那次回鄉時，我在蘇州民俗博物館的小吃部嘗到了雞頭米小圓子羹，誠如那婦人所言，果然是水中珍品、人間美味。這也許是我第一次品嚐雞頭米吧，作為一個老蘇州，真是慚愧了，或許孩提時也吃過，終究年歲久遠，已無印象了。

對雞頭米印象淡薄，但我對「南蕩」則印象深刻。它泛指蘇州城南的湖蕩，其實確切所指的是葑門外的黃天蕩。黃天蕩是一個挺大的湖泊，周遭都是肥沃的窪地，最

生活點滴

吳翼民

年年秋風雞頭米

孩提時的秋天，常能在故鄉蘇州的深巷聽到一聲聲柔糯的叫賣：「阿要買南蕩雞頭米——」那時少不更事，誤以為叫賣的是雞頭的肉呢，想像中肯定是滷菜中的一款，跟醬瓜糟翅一樣的食品，後來才知道，所謂的雞頭米乃是一種水生作物，學名芡實，狀如雞頭，果若蓮子而小之，通常也叫做雞頭米，是用來煮甜羹或炒菜吃的。雞頭米產於江南水鄉的蘇州，別的地方罕見，即使有，品質也遠遜於蘇州。在蘇州，雞頭米與菱、蓮、茭白等並稱「水八仙」，是「水八仙」中的王者，有「水中人參」之美譽。

雞頭米確是水中的珍品，食之糯而清香，營養價值極高，從前辰光就是難得享用之物，印象中我們家幾乎與它絕緣，只有老祖母才能難得一飽口福。母親是這樣比方的，比方說一斤雞頭米的代價可以抵得三斤蓮子，那麼寧可買蓮子而捨雞頭米，比方說一斤蓮子的代價可以抵得十斤菱角，那麼寧可捨蓮子而就菱角。於是乎孩提時代我對秋天最深的印象便是菱角了，至於雞頭米，真是淡而又淡，這一款水中珍品似乎已經關在記憶閘門之外了，只有柔糯的叫賣聲「阿要買南蕩雞頭米」會極偶然在記憶深處閃上一閃。

離開故鄉蘇州許多年了，前幾年的一個初秋，我回鄉探親，徜徉在小巷深處，偶地看到兩個中年婦人坐在自家的門口細模細樣剝一種什麼東西，那是一顆顆紅色的果子，有人形容如浴蓮子的乳頭，可見其美啊！剝去紅紅的殼，便是白色的果肉，狀如珍珠，非常可愛，詢問乃知，這便是久違了的雞頭米了。一位婦人還告訴我，她們剝的雞頭米是標準的「南蕩雞頭米」，也叫做「南茨」，出自蘇州城南的湖蕩，與別處出產的所謂「北茨」不可同日而語，特稱、特清香。也就在那次回鄉時，我在蘇州民俗博物館的小吃部嘗到了雞頭米小圓子羹，誠如那婦人所言，果然是水中珍品、人間美味。這也許是我第一次品嚐雞頭米吧，作為一個老蘇州，真是慚愧了，或許孩提時也吃過，終究年歲久遠，已無印象了。

對雞頭米印象淡薄，但我對「南蕩」則印象深刻。它泛指蘇州城南的湖蕩，其實確切所指的是葑門外的黃天蕩。黃天蕩是一個挺大的湖泊，周遭都是肥沃的窪地，最



雞頭米 網上圖片

宜種植水生作物，蓮藕茭白菱角荸薺茨菰還有雞頭米皆出奇的肥碩柔糯鮮美。中學時代，我們年年都去那裡參加支農勞動，下黃天蕩游泳也是常事。一度蘇州有司還把黃天蕩闢作天然泳場呢，所以大凡蘇州人都熟悉這方美麗富饒的水域。然而如今，那裡早成了蘇州新加坡工業園區的地盤，原先的水蕩都早已硬化成了水泥地，造起了高樓大廈，所謂的「南蕩雞頭米」都改由蘇州西南郊太湖沿岸種植出產啦。好在品種沒有退化，保持着當年的口感。我聞之欣慰。

如果說童年時代，雞頭米出產少，我家又因拮据而難以享受這一款家鄉珍品，那麼到了這個年頭，我完全有條件追補這一個秋天的恩賜。可能是我不經意間流露出了對雞頭米的愛好嚮往吧，從那一次後，故鄉的親人每年都會給我準備幾斤雞頭米，（如今的雞頭米售價扶搖直上啊）等待我回來享用，享用後還帶走一些。尤其是弟媳，等到秋風一起，就集去市挑買正宗的「南蕩雞頭米」，不買剝好的成品，而是買帶殼的半成品，回來自己加工剝殼，她說，自己剝殼的雞頭米保質保量，並且衛生，剝妥後包裝起來，放入冰箱冷凍，什麼時候吃都成。弟媳說得對，我常常會把雞頭米存放過年時品嚐，只待那一碗雞頭米羹端上年夜飯桌，一股清香瀰漫開來，誰能不為之陶醉？嚴冬而品秋味，不亦美哉？

由是年年秋風一起，我就會油然想到故鄉的雞頭米，循着雞頭米的清香而回鄉探親。故鄉秋令的珍品很多，遊子們大多惦念陽澄湖的大閘蟹之類，而我則最惦念的是「南蕩雞頭米」，因為那一顆顆珍珠似的雞頭米綴聯的是濃濃的鄉情和親情啊！